



期限表

下刊是

#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 著

戴 辉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 前 言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897 年出生在南方一个没落的庄园主家庭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过加拿大皇家空军。复员后，上了一年大学，以后做过各种工作，同时业余从事写作。福克纳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之外，都以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杰弗生镇为背景。福克纳的这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十五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小说组成。书中的主线是若干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在这套“世系”中，福克纳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写照。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可以从福克纳笔下见到映影。

福克纳不仅仅是一个描绘地方色彩的乡土作家。他更关心的是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的历史负担问题，机械、金钱文明对人性的摧残问题，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现代西方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难以沟通的问题，精神上的得救与净化问题。

《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也是福克纳心血花得最多，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这是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原来广有田地，黑奴成群。如



今只剩下一幢破败的宅子，黑佣人也只剩下老婆婆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了。一家之长康普生先生是一九一二年病逝的。他生前是一个律师，但从不见他与人有业务往来。他整天嗜酒如命，唠唠叨叨地发些愤世嫉俗的空论，把悲观失望的情绪传染给大儿子昆丁。康普生太太自私冷酷，总感到自己受气吃亏。她时时不忘南方大家闺秀的身分，以致她成了一种“身分”的化身，而完全不具有作为母亲与妻子应有的贤慧与温情，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从她那里得到爱与温暖。全书的中心是女儿凯蒂，虽然没有以她的观点为中心的单独的一章，但书中一切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与她息息相关。物极必反，从刻板高傲、规矩极多的旧世家里偏偏会出现浪荡的子女。

作为没落的庄园主阶级的最后一代的代表者，一种没落感始终追随着昆丁。这个“簪缨之家”的子弟极其骄傲，极其敏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极其孱弱。他偏偏又过分重视妹妹的贞操，把它与门第的荣誉甚至自己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凯蒂的遭遇一下子使他失去了精神平衡。就在妹妹结婚一个多月后，他投河自尽了。表面上他是为妹妹而死，实际上则是为家庭的没有前途而亡。归根结蒂，康普生一家的种种不幸都是庄园主祖先造孽的恶果。

杰生是凯蒂的大弟。他和昆丁相比，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上升，他已顺应潮流，成为一个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他对凯蒂的感情只有恨。因为他认为凯蒂的行为使他失去了本应得到的银行里的职位。他恨凯蒂，也连带着恨她的私生女小昆丁，恨关心凯蒂母女的黑女佣迪尔西，他恨周围的一切。除了钱，他什么都不爱。连自己的情妇，也是戒备森严，仅仅看作



是做买卖交易的对手。他毫无心肝，处处占人便宜，却总是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杰生是福克纳笔下最鲜明、突出的形象之一。作为恶人的典型，其鲜明饱满，达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经典式恶人（如埃古、麦克白夫人）的地步。

凯蒂的小弟弟班吉是个先天性白痴。他三十三岁时的智力水平只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他没有思维能力，脑子里只有感觉和印象，而且还分不清它们的先后，过去的事与当前的事都一起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通过他的意识流，我们能够体会到：他失去了姐姐的关怀，非常悲哀。黑女佣迪尔西是家中唯一关心并照顾他的人。虽然按书名的出典理解，班吉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白痴讲的故事”，事实上福克纳还是通过这个杂乱的故事有意识地传达了他想告诉读者的一系列的信息：家庭颓败的气氛、人物、环境……。批评家克林斯·布洛克斯说这一章节是“一种赋格曲式的排列与组合，由所见所听所嗅到的与行动组成，它们有许多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拼在一起就成了某种十字花刺绣般的图形”。

小昆丁是凯蒂寄养在母亲家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与杰生的残酷使小昆丁在这个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发现，小昆丁取走了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流浪艺人私奔了。这自然激起了杰生的“狂怒”，他驱车追寻小昆丁，想追回他偷来的那笔钱，他在火车上惹出乱子，差一点送了命。

从《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生活与历史的高度的认识、概括能力。尽管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确如痴如梦，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

在攀绕花枝的空档，我透过栅栏，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沿着栅栏不停地向前走。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中四处寻找。他们把小旗拔出来，继续打球。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上，他们轮流打着球。他们继续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我和他们都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仍在草丛中寻找着。

“球找到了，开弟。”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走去。我贴紧栅栏，远远瞧着他们走开。

“你哼得难听死了。”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是老样子。我还老远到镇上去给你买来了生日蛋糕呢。别哼哼唧唧了。你快帮我找到那只两毛五的镢子儿，好让我今儿晚上去看演出。”

他们很长时间才打一下球，球在草场上飞过去。我顺着栅栏又回到小旗附近去。小旗在绿草和树木间飘荡。

“过来呀。”勒斯特说。“那边咱们找过了。他们不会很快再过来的。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找，再晚就要让那帮黑小子捡去了。”

红红的小旗，呼呼地飘在草地上。有一只小鸟斜飞下来正



## 喧哗与骚动

停歇在上面。勒斯特扔了块土过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我紧紧地贴着栅栏。

“快闭嘴吧。”勒斯特说。“他们不上这边来，我也无法让他们过来呀，对不对。你要是还不住口，姥姥就不给你过生日了。你还不住口，明白我会怎么做吗？我要把那只蛋糕和蜡烛统统吃掉。把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过来呀，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我要找到那只锄子儿。说不定还能找到一只掉在那儿的球呢。他们在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直了胳膊指着。“看见他们了吧。他们回不来了。来吧。”

我们走到花园的栅栏旁，我们落在栅栏上的影子，我的比勒斯特的高。我们来到缺口那儿，从那里钻了过去。

“等一等。”勒斯特说。“你又挂钉子了。你就不能钻过去不让衣服挂在钉子上吗？”

我的衣服被凯蒂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凯蒂说：“毛莱舅舅关照了，咱们还是猫着腰，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猫腰呀，班吉。象这样，明白吗？”我们猫下了腰，穿过花园，沙沙直响的花儿括着我们，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栅栏上翻过去，几只发出了哼哼声的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几个给宰了。地绷绷硬，是给翻掘过的，有大块土疙瘩。

把手插在兜里，凯蒂说。否则会冻坏的。快过圣诞节了，不想让你的手冻坏吧，是吗。

“外面真冷。”威尔许说。“你出去吗？”

“有什么事？”母亲说。

“他想到外面去呢。”威尔许说。

“让他出去吧。”毛莱舅舅说。



“可是天气太冷了。”母亲说。“他还是应该呆在家里。班吉明。行了，闭嘴吧。”

“对他不会有害处的。”毛莱舅舅说。

“喂，班吉明。”母亲说。你要是不听话，那就让你到厨房去了。”

“妈咪说今儿个不用他上厨房去。”威尔许说。“她说她要吧过节吃的东西全部都做出来。”

“让他出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你为他操那么多心，当心自己会生病的。”

“我知道。”母亲说。“不过我在想，这准是老天在对我惩罚。”

“我明白，我明白。”毛莱舅舅说。“你得多保重。需要我给你调一杯热酒吗？”

“那只会让我觉得更难受。”母亲说。“这你不知道吗？”

“我想你会觉得好一些的。”毛莱舅舅说。“给他穿戴得严实些，小子，出去的时间可别太长了。”

毛莱舅舅和威尔许都走开了。

“别吵了好不好。”母亲说。“我们还巴不得你快点出去呢。我只是担心让你害病。”

威尔许给我穿上套鞋和大衣，拿了我的帽子就出去了。毛莱舅舅在饭厅里，正把酒瓶放回到酒柜里去。

“让他在外面呆半个小时，小子。”毛莱舅舅说。“就在院子里玩得了。”

“好的。”威尔许说。“我们从来不允许他到外面街上去。”我们走出门口。阳光冷得耀眼。

“去哪儿啊？”威尔许说。“你别想的是到镇上去吧。”我们



走在沙沙响的落叶上。铁院门冰冰冷的。“你最好把手插在兜里。”威尔许说。“冰冷的门把你的手冻坏了，那你怎么办。你干嘛不待在屋子里等他们呢？”他把我的手塞到我口袋里去。我听见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我能闻到冷的气味。还有冰冰冷的铁门。

“这儿有几个山核桃。瞧呀，这儿有一只松鼠，窜到那棵树上去了。班吉。”

我已经感觉不到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

“你还是趁早把手插回到兜里去吧。”

凯蒂在走来了。接着她跑起来了，她的书包在背后，晃到这边又晃到那边，一跳一跳的。

“嗨，班吉。”凯蒂说。她打开铁门就弯下身子走进来。凯蒂身上有树叶的香气。“你是来接我的吧。”她说。“你是来等凯蒂的吧。威尔许，你让他两只手冻成这样。”

“我是叫他把手放在兜里的。”威尔许说。可是他喜欢抓住铁门。”

“你是来接凯蒂的吧。”她搓着我的手说。“什么事？你想告诉凯蒂什么呀？”凯蒂有一股树的香味，当她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的时候，她也有这种香味。

你干什么哼哼唧唧的呀，勒斯特说。等我们到小河沟还可以看他们的嘛。哪。给你一根吉姆生草。他把花递给我。我们穿过栅栏，随后来到空地上。

“什么呀。”凯蒂说。“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威尔许。”

“谁也不能把他圈在屋里。”威尔许说。“因为他老是闹个



没完，他们只好让他出来。他一出来就到这儿，朝院门外面张望。”

“你是这样想的吧。”凯蒂说。“你以为我放学回来就是过圣诞节了吗？圣诞节是后天。圣诞老公公，班吉。来吧，咱们跑回家去暖和暖和。”她拉住我的手，我们穿过了树叶，跑上台阶，离开亮亮的寒冷，走进无尽的寒冷。毛莱舅舅正把瓶子放回到酒柜里去。他喊凯蒂。

“把他带到炉火边去，威尔许。”我们来到炉火那儿。她说。“我马上就来。”

“他冷不冷，威尔许？”母亲说。

“一点不冷，太太。”威尔许说。

“给他把大衣和套鞋脱了。别让他穿着套鞋走到房间里来。”母亲说。“我还得跟你说多少遍。”

“是的，太太。”威尔许说。“好，别动了。”他给我脱下套鞋，又来解我的大衣钮扣。

“等一等，威尔许。妈妈，让他再出去一趟行吗？我想让他陪我去。”凯蒂说。

“你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得了。”毛莱舅舅说。“他今天已经出去得够多的了。”

“照我说，你们俩最好都呆在家里。”母亲说。“天越来越冷了。”

“哦，妈妈。”凯蒂说。

“瞎说。”毛莱舅舅说。“她在学校里关了一整天了。她需要新鲜空气。快走吧，凯丹斯。”

“让他也去吧，妈妈。”凯蒂说。“求求您。您知道他会哭的。”



## 喧哗与骚动

“你干嘛进这屋里来呢。你干嘛当他的面提这件事呢。就是要给他个借口，让他再来跟我纠缠不清。你今天在外面呆的时间够多的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儿吧。”母亲说。

“卡罗琳，让他们去吧。”毛莱舅舅说。“挨点儿冷对他们也没什么。但是，你自己可别累倒了。”

“我明白。”母亲说。“我多么怕过圣诞节，没有人知道。我不是那种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为了杰生和孩子们，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个好身体。”

“别为他们的事太操心，一定要多加保重，”毛莱舅舅说。“你们俩，快走吧。只是别在外面呆太久了，明白吗？你妈要担心的。”

“是咧，您哪。”凯蒂说。“来吧，班吉。”她给我把大衣扣子扣好，我们朝门口走去。

“你给小宝贝穿上套鞋再带他出去。”母亲说。“家里现在乱哄哄人正多的时候，我可不想让他得病。”

“我以为他是穿着的呢。”凯蒂说。

“你得多动动脑子。”母亲说。“别动了。”威尔许说。我们又走回来，他给我穿上套鞋。“要是离开人世了，就得由你们来替他操心了。”“现在顿顿脚。”威尔许说。“亲亲妈妈再出去，班吉明。”

我被凯蒂拉到母亲的椅子跟前，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把我搂进怀里。“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着放开我。“你和威尔许好好照顾他，乖妞儿。”

“是的，您哪。”凯蒂说。我们走出去。

“你不用去了，威尔许。我来管他一会儿吧。”凯蒂说。



“好咧。这么冷，出去也没劲。”威尔许说。他走开去了，我们在门厅里停下来，凯蒂跪下，用两只胳膊搂住我，贴在她那张发亮的冻脸上，她有一股树的香味。

“你不是可怜的宝贝儿。你有你的凯蒂呢。你有你的凯蒂姐。”

“你又嘟哝又哼哼的，就不能停一会儿吗。”勒斯特说。你吵个没完，害不害臊。我们经过车房，看见马车停在那里，马车新换了一只车轱辘。

“你现在坐到车上去吧，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你妈出来。”迪尔西说。她把我推上车去。T.P. 拉着缰绳。“我真该建议杰生去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这辆破车迟早会让你们坐得散了架。瞧瞧这些破轱辘。”迪尔西说。

母亲走出来了，把面纱放下来。她拿着几支花儿。“罗斯库司在哪儿啦。”她说。

“罗斯库司今几个胳膊不行了。”迪尔西说。“T. P. 也能赶车，没事儿。”

“我可不放心。”母亲说。“我看，你们每星期一次派个人给我赶赶车也应该是办得到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嘛，你们应该明白。”

“卡罗琳小姐，罗斯库司风湿病很重，实在不能干什么活，这您是知道的。”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 P. 赶车的本领不比罗斯库司差。

“我可不放心。”母亲说。“再说还带了这个小娃娃。”迪尔西走上台阶。“您还管他叫小娃娃。”她说说着抓住了母亲的胳膊。“他跟 T. P. 全都已经是小伙子了。快走吧，如果您真的要。”



## 喧哗与骚动

“我也正担心呢。”母亲说。她们下了台阶，迪尔西扶母亲上车。母亲说：“也许还是翻了车对我们大家都好些。”

“您害臊不害臊。”迪尔西说。“您应该知道，光是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儿也无法能让‘小王后’撒腿飞跑。它的年纪比T.P.跟班吉加起来还大。T.P.，你可当心‘小王后’火了，你听见没有。要是你赶车不顺卡罗琳小姐的心，我要让罗斯库司好好教训你一顿。”

“知道了，妈。”T.P.说。

“我的直觉感到会出什么的。”母亲说。“别哼哼了，班吉明。”

“给他一支花拿着。他想要花呢。”迪尔西说着把手伸了进来。

“你会把花全弄乱的。”母亲说。

“拿着吧。”“我抽一支出来给他。”迪尔西说着给了我一支花，随后她的手缩回去了。

“快走吧，否则小昆丁看见了也吵着要去了。”迪尔西说。

“她在哪儿？”母亲说。

“她在屋里跟勒斯特正玩呢。”迪尔西说。“走吧，T. P.，就按罗斯库司教你的那样快走吧。”

“好咧，妈。”T. P.说。“走起来呀，‘小王后’。”

“可千万别让小昆丁出来。”母亲说。

“肯定不会的。”迪尔西说。

马车在车道上摇晃、碾轧着前进。“我把小昆丁留在家里放心不下。”母亲说。“我还是回去吧。T. P.”我们穿过了铁院门，现在车子不再颠了。T. P.用鞭子抽了“小王后”一下。



“T. P.，我跟你说话呢。”母亲说。

“那也得让它继续走呀。”T. P. 说。“得让它始终醒着，否则就回不到牲口棚去了。”

“你掉头呀，把小昆丁留在家里我不放心。”母亲说。

“这儿可不能掉头。”T. P. 说。走了一会儿，路面宽一些了。

“这儿总该可以掉头了吧。”母亲说。

“好吧。”T. P. 说着开始掉头了。

“当心点，T. P.。”母亲说着抱紧了我。

“您总得让我掉头呀。吁，‘小王后’。”T. P. 说。我们停住不动了。

“你要把我们翻出去了。”母亲说。

“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T. P. 说。

“你那样掉头我可害怕。”母亲说。

“驾，‘小王后’。”我们又往前走了。

“我很清楚，我一走开，迪尔西准会让小昆丁出事的。”母亲说。“咱们得快点回家。”

“走起来，驾。”T. P. 说。他拿鞭子抽“小王后”。

“喂，T. P.。”母亲说着死死地抱住了我。我听见“小王后”脚下的马蹄声，明亮的形体从我们两边平稳地滑过去，它们的影子在“小王后”的背上掠过。接着，一边的景色出现大兵的大白岗亭。另外那一边还在平稳地滑动着，只是慢下来了。

“你们干什么去？”杰生说。他两只手插在兜里，一支铅笔架在耳朵后面。

“我们去公墓。”母亲说。



“很好。”杰生说。“我不想阻拦你们。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没别的事了吗？”

“我知道你不愿去。不过假如你也去的话，我就会很放心了。”母亲说。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杰生说。“反正父亲和昆丁也不能再伤害你了。”母亲把手绢塞到面纱底下去。“少来这一套了，妈妈。您想让这个大傻子在大庭广众又吼又叫吗？往前赶车吧，T. P。”杰生说。

“‘小王后’，走呀。”T. P. 说。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母亲说。“反正要不了多久我也跟随你父亲到地下去了。”

“够了。”杰生说。

“吁。”T. P. 说。杰生又说：“毛莱舅舅用你的名义开了五十块钱支票。你想怎么办？”

“还有必要问我吗。”母亲说。“我还有说话的份儿吗？我只是不想给你和迪尔西添乱。我要不行了，再往下就该轮到你了。”

“快走吧，T. P。”杰生说。“‘小王后’，走呀。”T. P. 说。车旁的形体又开始朝后面滑动，另一边的形体也动起来了，亮晃晃的，动得很快又很平稳，很象凯蒂形容我们这就要睡着了时的那样。

“臭小子，整天哭个没完。”勒斯特说。“你害不害臊。”我们从牲口棚当中穿过去，马厩的门全都敞着。“现在你可没有花斑小马驹骑了。”勒斯特说。很干的泥地上有不少尘土。屋顶已经塌陷，黄网丝布满斜斜的窗口。你干嘛从这边走，是不是想让飞过来的球把你的脑袋敲破吗。



“快把手插在兜里呀。不然会冻僵的。你也不愿意过圣诞节把手冻坏吧，是不是啊。”凯蒂说。

绕过牲口棚时我们看见母牛和小牛犊站在门口，听见“王子”、“小王后”和阿欢在牲口棚里顿脚的声音。“天气要是不冷，咱们可以骑上阿欢去玩儿了。”凯蒂说。“可惜天气太冷，在马上坐不住。”这时我们看见小河沟，那儿在冒着烟。“人家在那儿宰猪。”凯蒂说。“我们回家从那边走，顺便去看看。”我们往山下走去。“我让你拿信就是了。”凯蒂说。她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后放在我的手里。”这是圣诞礼物。”凯蒂说。“毛莱舅舅想给帕特生太太个惊喜。咱们交给她的时候可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好，你现在把手好好的插到兜里去吧。”我们来到小河沟了。“都结冰了。瞧呀。”凯蒂说着砸碎冰面，捡起一块贴在我的脸上。“天气实在太冷了。”她拉我过了河沟，我们往山上走去。“这事咱们不能告诉妈妈和爸爸。你猜会怎么着？我觉得，这件事会让妈妈、爸爸和帕特生先生都高兴得跳起来。帕特生先生不是送过糖给你吃吗？你还记得夏天的时候帕特生先生送糖给你吃吗？”

一道栅栏出现在我们面前。风把上面干枯的藤叶刮得格格地响。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毛莱舅舅不让威尔许帮他送信。”凯蒂说。“威尔许是不会多嘴的。”帕特生太太靠在窗口望着我们。“就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把信给我。”凯蒂说着把信从我口袋里掏出来。“你两只手在兜里搁好了。”她手里拿着信，爬过栅栏，穿过那些枯黄的、格格响着的花。帕特生太太打开门，站在那儿。

在绿花丛里砍东西的帕特生先生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